

# 杨清源：“我想把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告诉年轻一代”

□ 记者 殷博华

“愿我生命的钟摆，能够定格在这三尺讲台上。”今年92岁的杨清源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他毕生的愿望。

杨清源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1951年2月，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天气下，他和战友们冒着鹅毛大雪，背着枪和子弹，踏过八九十里的雪路，奔赴“三八线”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当时，为了躲避敌机，志愿军战士只能夜间行军。

在朝鲜的日子里，杨清源曾抱着80斤的炮弹箱冲向前线，多次死里逃生。尽管已过去多年，但谈及战场上的经历，他仍然历历在目。

1990年，杨清源从陕西师范大学退休后，一直关心和爱护年轻一代。退休32年来，他先后义务为239所学校作了338场爱国主义教育报告，听众将近20万人，还多次用退休金购买文具和米面油到社区慰问贫困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为了让大家方便受教育，杨清源坚持义务宣讲和送教上门。“我想通过宣讲，把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告诉年轻一代，引导他们追溯革命源头，牢记祖国发展的艰苦历程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事迹。”杨清源说。

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抗战精神永存》《抗美援朝精神永存》，到《共产党带我们圆了奥运梦》《抗震救灾精神永存》……随着革命精神在时代发展中蕴育出的新内涵，杨清源的宣讲报告也与时俱进。

去年4月，杨清源应邀走进西安邮电大学，为第十四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那时，我们吃野草食不果腹，一进‘三八线’后，有两次我差点丢了性命”“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小学时跟着老师满大街宣传抗日，日军轰炸西安的时候，我就躲在西门



杨清源在给学生们讲红色故事

受访者供图

的门洞里”……

杨清源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见闻以及退伍后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时任西安市市长方仲如给自己回信的故事。

1951年，远在前线的杨清源给时任西安市市长方仲如写信报告前方的胜利消息。“起初，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市长居然给我回信了。”杨清源回忆道。

“杨清源同志，十月一日来信收到了，从来信里看到你热爱祖国、英勇杀敌的精神……”方仲如在回信中表达了敬意，鼓励大家继续前进。拿到回信后，杨清源立刻兴冲冲地把这封意外回信念给防空洞的战友们听，战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营养剂。爷爷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替您完成强国之梦。”一名学生在听完杨清源的报告后激动不已，一个劲儿邀请他合影留念。杨清源说：“只要我的宣讲能

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再累都是值得的。”

为了增强宣讲效果，杨清源多次向陕师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请教，并创造出了一套“三结合”的讲课模式。“作为主讲人，我会提前写好辅讲材料，先授予辅讲老师，以便讲座现场穿插配合，再选一名学生在结束时谈心得，这样会大大提高授课效果。”杨清源笑着说。

记者在杨清源的书房中看到，地上、桌上、书柜上堆满了讲课道具，一把木制大刀最是吸引人。课堂上，他时常挥舞着木刀教孩子们唱《大刀进行曲》，讲到红军四渡赤水时，还会拿出提前画好的地图，通过一个个红蓝箭头，把孩子们带入紧张的战局氛围中。

多年来，杨清源一直把开国元帅叶剑英的诗句作为座右铭——“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他说，希望自己的黄昏之光能在青少年身上多留一些，让更多的青少年通过聆听报告了解革命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 银龄风采

# “快乐”秧歌队的“快乐事儿”



快乐秧歌队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文/图

### “捡”出一个训练场

“这边出来点”“扇子舞起来”……走进快乐秧歌队的地下训练场，只听见一个带着陕北口音的男声在指导“娘子军”，他叫贺荣华，是秧歌队的总指挥。今年76岁的他是榆林绥德人，擅长陕北大秧歌，还打得一手好鼓，快乐秧歌队的名字就是他起的。

循着声音走近，训练场的全貌展示在记者面前——各式各样的沙发、椅子围出一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天花板的架子上挂满了红色灯笼。“沙发、椅子、茶几都是人家不要的，我们训练中间需要休息，刚好废物利用，捡来擦干净，跳累了还能坐着聊会儿。”今年72岁的秧歌队队员陈正利说，“灯笼也是捡来的，倒也不能亮，就是为了让咱训练场美观点儿。”

快乐秧歌队的前身是村改社区前先锋队秧歌队，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2018年村改社区后，在老“秧友”们的建议下，贺荣华夫妇召集老人手，纳入新成员，重组成立了秧歌队。考虑到敲锣打鼓可能会吵到居民，秧歌队向社区申请，把地库中“人防”区域的一角利用起来，作为日常训练场地。

“天气冷热对我们没影响，咱这里避

风避雨，绝对能做到训练雷打不动！”贺荣华说。

### “挣”回一个小“仓库”

秧歌队成立之初，贺荣华的女儿买来了音响、视频播放器，有了伴奏和视频跟学器材，解决了日常训练问题。原本大伙在一起玩就为图个高兴，只在逢年过节时义务表演，扭个“热闹”。扭着扭着，秧歌队逐渐有了名气，附近有店铺开业、搞庆典都向他们发出邀约，队员们排练了舞龙、迎财神、旱船等节目。“挣的钱大部分都拿去添置道具了。”今年74岁的秧歌队队长曹佩侠说。

地下室的训练场旁边有个小“仓库”，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道具。“你看，我们有8匹马、2头驴，还有花篮、轿子、龙、大头娃、大鼓、锣这些东西。”曹佩侠向记者介绍说，这些道具价值差不多3万元，都是大家挣出来的。

贺荣华的妻子郭小贤是队里公认的“核心”人物，舞跳得好，动作学得快。大妈们觉得光扭秧歌有些单调，郭小贤就主动承担起给大家教广场舞的任务。她每天白天在家跟着视频扒舞蹈动作，晚上再去地下室教给队员们。

为了让秧歌节目更好看，贺荣华夫妇大胆尝试，在传统的秧歌鼓点中加入音乐元素，模仿秧歌剧的形式，把表演、秧歌、舞蹈等融合起来，大家练得更起劲了。

### “扭”出一段老友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然秧歌队的演出邀约锐减，但丝毫没有影响队员们的训练热情，每晚七点到十点，大家仍相聚训练。

由于队员们上了年龄，如果不停歇地连扭带跳3小时可能会体力不支，秧歌队研究摸索出一套训练办法：每天开场，大家全员上阵扭传统大秧歌，先活动开筋骨；然后根据兴趣分成几个小团体，轮换着上场训练秧歌、广场舞等不同节目；当大家感觉累了的时候，一两个人上去唱唱秦腔，其余人则围坐在沙发上休息聊天。

多年来，大家早已是知心老友。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秧歌队的队友都会一起过小年，提前买些瓜子水果，围坐在训练场，大家轮换着表演各自的拿手好戏，点评玩笑，好不热闹。去年还用电磁炉煮面，搭配着一早在家做好的臊子，“一人一碗臊子面，看节目谝闲传，美得很！”今年76岁的邹苏智说。

秧歌也让队员们收获不少。有的队员在进入秧歌队前超重，坚持锻炼后恢复了正常体重。今年71岁的牛会兰是队里的“开心果”，在表演秧歌时经常反串，过年过节总是担任骑驴逗笑的角色，平时也爱给大家说笑话。“参加秧歌队，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越来越热闹了。”牛会兰说。

□ 记者 刘凡钆

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这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才信息库和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将为老年人再就业拓宽渠道、搭建平台，推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

据网站相关运营方消息，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仅两天，就有5000+中老年求职者、100+招聘企业注册。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有意愿、有能力、有能力的老年人渴望发挥余热，获得更高收入，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然而，就业渠道的进一步拓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工作机会，银发族再就业过程中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发挥余热。”今年62岁的杨恬退休前在一家私企从事财会工作，长期赋闲在家的她感觉生活少了趣味，一直渴望从做家务、看孙子的单调生活中“抽身”，重操旧业实现个人价值。今年孙子上了小学，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便开始找工作。

上招聘网、找中介公司、托熟人介绍……杨恬试过很多途径，但始终没有寻到满意的工作机会，对方都以她年龄偏大、资历不够或是担心她精力不足、身体素质跟不上工作需求的理由婉拒了她。“亲友都建议我去做家政等服务行业，或选择压力小、轻松简单、短期的零工，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时间，身体状况尚可，还想重返职场打拼一番。”杨恬无奈地袒露心声。

“在找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尽管找工作的渠道比以往便捷且多元了，但在传统就业观念的支配下，老年人择业的空间还是不大。”杨恬说，很多人都认为老年人从体力、精力、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上都相对落后，这些外界贴在老年人身上的固有标签，成了老年人再就业的“第一道坎”。

杨恬再就业的碰壁经历并非个例。在走访中，有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的职业意向和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有关，他们普遍反映，除非原单位返聘，否则能发挥专长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下载了几款招聘软件，发现大部分招聘条件专为年轻人而设，在招聘老年人方面较慎重，“一方面是担心老人的身体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无法长期在岗。另一方面是担心老人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岗位新技能。”一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表示。

“社会普遍认为，在本该老有所养的年纪不必再奔波于‘工作一线’。除了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业以外，老年人再就业市场中，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不多。”省政协委员、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明富向记者解释，退休政策的延续形成了传统的就业观，即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应退出劳动领域，这种传统的就业观加剧了老年人再就业的困境。同时，社会上几乎没有针对老年人的技能培训课程，老年人的就业权利和需求不被重视，仍有大量具有劳动能力的退休人员被排除出劳动市场。

“拥有丰富人生经验和职业技能的老年人，是市场价值较高的优质人力资源，银发工作者仍然可以成为劳动市场的重要经济力量。”李明富建议，多渠道加大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宣传力度，让社会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与作用，以能力而不是年龄来衡量老年人的劳动价值，倡导全民树立积极老龄观。

李明富还建议，对低龄老人进行培训，为他们补上技能“短板”，对于雇用老年劳动力、开展老年人职业培训的单位予以鼓励，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的方式，加强企业雇用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把培训与老年人再就业市场衔接起来，构建更具包容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采访中，有不少老人反映，除了传统就业观念、再就业技能短板外，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再就业过程中的一大顾虑。

今年61岁的胡阳最近在忙着找工作，希望能利用空闲时间挣点外快补贴家用，然而几天的奔波中，他却被浇了冷水。尽管沟通的几家企业都恳请他前来“试一试”，但工作了一段时间，转正与否至今未给他个说法，也没有明确工作内容、工资数额、医疗补偿等。“在求职中，如果用人单位对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报酬、福利待遇以及权益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权责不清晰，这让人很不放心。”胡阳说。

“无论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老年人的劳动风险都一定比普通职工高，所以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刘云芳说，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在获得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唯有解决好银发族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银发就业”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刘云芳认为，再就业老年人可要求与公司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劳务合同，明确工作内容、报酬、职业伤害责任保险、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权利和义务，约定好管理考核办法以及纠纷处理办法等事项。若老年人在工作中受到人身伤害或患职业病，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未被认定为工伤的，可先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提起诉讼前，老人们要注意对证据的保存和收集。

# 银发族再就业如何更好为「老有所为」兜底？